

像繡

三

國

演

義



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

却說龐統、法正二人，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『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決不可行。』二人再三說之，玄德只是不從。次日，復與劉璋宴于城中，彼此細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龐統與法正商議曰：『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』便教魏延登堂舞劍，乘勢殺劉璋。延遂拔劍進曰：『筵間無以爲樂，願舞劍爲戲。』龐統便喚衆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劉璋手下諸將，見魏延舞劍筵前，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，直視堂上，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：『舞劍必須有對，某願與魏將軍同舞。』二人對舞于筵前。魏延目視劉封，封亦拔劍助舞。于是劉瑋、冷苞、鄧賢各掣劍出曰：『我等當群舞，以助一笑。』玄德大驚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劍，立于席上曰：『吾兄弟相逢痛飲，并無疑忌。又非「鴻門會」上，何用舞劍？不棄劍者立斬！』劉璋亦叱曰：『兄弟相聚，何必帶刀？』命侍衛者盡去佩劍。衆皆紛然下堂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，以酒賜之，曰：『吾弟兄同宗骨肉，共議大事，并無二心。汝等勿疑。』諸將皆拜謝。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：『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』二人歡飲至晚而散。玄德歸寨，責龐統曰：『公等奈何欲陷備于不義耶？今后斷勿爲此。』統嗟嘆而退。

却說劉璋歸寨，劉瑋等曰：『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』

劉璋曰：『吾兄劉玄德，非比他人。』衆將曰：『雖玄德無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，以圖富貴。』璋曰：『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。』遂不聽，日與玄德歡叙。忽報張魯整頓兵馬，將犯葭萌關。劉璋使請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領諾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。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，以防玄德兵變。璋初時不從，后因衆人苦勸，乃令白水都督楊懷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關。劉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關，嚴禁軍士，廣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細作報入東吳。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。顧雍進曰：『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，未易往還。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，斷其歸路，后盡起東吳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機會也。』權曰：『此計大妙！』正商議間，忽屏風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『進此計者可斬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！』衆驚視之，乃吳國太也。國太怒曰：『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與劉備。今若動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』因叱孫權曰：『汝掌父兄之業，坐領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！』孫權喏喏連聲，答曰：『老母之訓，豈敢有違！』遂叱退衆官。國太恨恨而入。孫權立于軒下，自思：『此機會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』正沉吟間，只見張昭入問曰：『主公有何憂疑？』孫權曰：『正思適間之事。』張昭曰：『此極易也：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，潛入荊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取郡主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。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

動兵，更有何礙？」權曰：『此計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膽量。自幼穿房入戶，多隨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』昭曰：『切勿漏泄。只此便令起行。』

于是密遣周善，將五百人，扮爲商人，分作五船；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詰；船內暗藏兵器。周善領命，取荊州水路而來。船泊江邊，善自入荊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灑淚動問。周善拜訴曰：『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遲，恐不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』夫人曰：『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方可以行。』周善曰：『若軍師回言道：「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」，如之奈何？』夫人曰：『若不辭而去，恐有阻擋。』周善曰：『大江之中，已準備下船只。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』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將七歲孩子阿斗，載在車中。隨行帶三十余人，各跨刀劍，上馬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欲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：『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錢行！』視之，乃趙雲也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只帶四五騎，旋風般沿江趕來。周善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『汝何人，敢擋主母！』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各將軍器出來，擺列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隨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：『任從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話拜稟。』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余里，忽見江灘斜

纜一只漁船在那里。趙雲弃馬執槍，跳上漁船。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槍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余，吳兵用槍亂刺。趙雲弃槍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劍在手，分開槍撈，望吳船涌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吳兵盡皆驚倒。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于懷中，喝趙雲曰：『何故無禮！』雲插劍聲喏曰：『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軍師知會？』夫人曰：『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』雲曰：『主母探病，何故帶小主人去？』夫人曰：『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，無人看覷。』雲曰：『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血，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；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』夫人怒曰：『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』雲曰：『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』夫人喝曰：『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』雲曰：『若不留小主人，縱然萬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』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，被趙雲推倒，就懷中奪了阿斗，抱出船頭上。欲要傍岸，又無幫手；欲要行凶，又恐礙于道理。進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奪阿斗，趙雲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劍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挾住舵，只顧放船下水。風順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趙雲孤掌難鳴，只護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余只船來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趙雲自思：『今番中了東吳之計！』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，手執長矛，高聲大叫：『嫂嫂留下侄兒去！』原來張飛巡哨，聽得這個消息，急來油江夾口，正撞着吳船，急

忙截住。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。周善見張飛上船，提刀來迎，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，提頭擲于孫夫人前。夫人大驚曰：『叔叔何故無禮？』張飛曰：『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，私自歸家，這便無禮！』夫人曰：『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報，須誤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願投江而死！』

張飛與趙雲商議：『若逼死夫人，非爲臣下之道。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。』乃謂夫人曰：『俺哥哥大漢皇叔，也不辱沒嫂嫂。今日相別，若思哥哥恩義，早早回來。』說罷，抱了阿斗，自與趙雲回船，放孫夫人五只船去了。后人有詩贊子龍曰：

昔年救主在當陽，今日飛身向大江。

船上吳兵皆膽裂，子龍英勇世無雙！

又有詩贊翼德曰：

長坂橋邊怒氣騰，一聲虎嘯退曹兵。

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應傳萬載名。

二人歡喜回船。行不數里，孔明引大隊船只接來。見阿斗已奪回，大喜。三人并馬而歸。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，報知玄德。

却說孫夫人回吳，具說張飛、趙雲殺了周善，截江奪了阿斗。孫權大怒曰：

『今吾妹已歸，與彼不親，殺周善之仇，如何不報！』喚集文武，商議起軍攻取荊州。正商議調兵，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仇。孫權大驚，且按下荊州，商議拒敵曹操。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書上呈。權拆視之，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，可速遷于此，以爲萬世之業。孫權覽書大哭，謂衆官曰：『張子綱勸吾遷居秣陵，吾如何不從！』即命遷治建業，築石頭城。呂蒙進曰：『曹操兵來，可于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。』諸將皆曰：『上岸擊賊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築城？』蒙曰：『兵有利鈍，戰無必勝。如猝然遇敵，步騎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』權曰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子明之見甚遠。』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。曉夜并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却說曹操在許都，威福日甚。長史董昭進曰：『自古以來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雖周公、呂望，莫可及也。櫛風沐雨，三十余年，掃蕩群凶，與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。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「九錫」以彰功德。』你道那九錫？

一，車馬（大輅、戎輅各一。大輅，金車也。戎輅，兵車也。玄牡二駟，黃馬八匹。）二，衣服（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袞冕，王者之服。赤舄，朱履也。）三，樂懸（樂懸，王者之樂也。）四，朱戶（居以朱戶，紅門也。）五，納陛（納陛以登。陛，階也。）六，虎賁（虎賁三百人，守門

之軍也。）七，鐵鉞（鐵、鉞各一。鐵即斧也。鉞，斧屬。）八，弓矢（彤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）纁弓十，纁矢千。纁，黑色也。九，秬鬯圭瓚（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秬，黑黍也。鬯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于陰。卣，中樽也。圭瓚，宗廟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）

侍中荀彧曰：『不可。丞相本興義兵，匡扶漢室，當秉忠貞之志，守謙退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』曹操聞言，勃然變色。董昭曰：『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？』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，加九錫。荀彧嘆曰：『吾不想今日見此事！』操聞，深恨之，以爲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興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壽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。盒上有操親筆封記。開盒視之，并無一物。彧會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歲。后人有詩嘆曰：

文若才華天下聞，可憐失足在權門。

后人體把留侯比，臨沒無顏見漢君。

其子荀惲，發哀書報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謚曰敬侯。

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，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，哨至江邊。回報雲：『遙望沿江一帶，旗幟無數，不知兵聚何處。』操放心不下，自領兵前進，就濡須口排開軍

陣。操領百余人上山坡，遙望戰船，各分隊伍，依次擺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鮮明。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，坐着孫權。左右文武，侍立兩邊。操以鞭指曰：『生子當如孫仲謀！若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』忽一聲響動，南船一齊飛奔過來。濡須塢內又一軍出，冲動曹兵。曹操軍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，爲首馬上人，碧眼紫髯。衆人認得正是孫權。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。操大驚，急回馬時，東吳大將韓當、周泰，兩騎馬直冲將上來。操背后許褚縱馬舞刀，敵住二將，曹操得脫歸寨。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，重賞許褚，責罵衆將：『臨敵先退，挫吾銳氣！后若如此，盡皆斬首！』是夜二更時分，忽寨外喊聲大震。操急上馬，見四下里火起，却被吳兵劫入大寨。殺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。操心中鬱悶，閑看兵書。程昱曰：『丞相既知兵法，豈不知「兵貴神速」乎？丞相起兵，遷延日久，故孫權得以準備，夾濡須水口爲塢，難于攻擊。不若且退兵還許都，別作良圖。』操不應。

程昱出，操伏幾而卧，忽聞潮聲汹涌，如萬馬爭奔之狀。操急視之，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，光華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兩輪太陽對照。忽見江心那輪紅日，直飛起來，墜于寨前山中，其聲如雷。猛然驚覺，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。帳前軍報道午時。曹操教備馬，引五十余騎，徑奔出寨，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。正看之間，忽見一簇人馬，當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視之，乃孫權也。權見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

山上勒住馬，以鞭指操曰：『丞相坐鎮中原，富貴已極，何故貪心不足，又來侵我江南？』操答曰：『汝爲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詔，特來討汝！』孫權笑曰：『此言豈不羞乎？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？吾非不尊漢朝，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。』操大怒，叱諸將上山捉孫權。忽一聲鼓響，山背后兩彪軍出：右邊韓當、周泰，左邊陳武、潘璋。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，矢如雨發。操急引衆將回走。背后四將趕來甚急。趕到半路，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，救回曹操。吳兵齊奏凱歌，回濡須去了。操還營自思：『孫權非等閑人物。紅日之應，久后必爲帝王。』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。又恐東吳耻笑，進退未決。兩邊又相拒了月余，戰了數場，互相勝負。直至來年正月，春雨連綿，水港皆滿，軍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異常。操心甚憂。當日正在寨中，與衆謀士商議。或勸操收兵；或雲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歸。操猶豫未定。忽報東吳有使費書到。操啓視之。書略曰：

孤與丞相，彼此皆漢朝臣宰。丞相不思報國安民，乃妄動干戈，殘虐生靈，豈仁人之所爲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當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復有赤壁之禍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書背后又批兩行雲：『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』

曹操看畢，大笑曰：『孫仲謀不欺我也。』重賞來使，遂下令班師，命廬江太守

二國海軍
第一回
朱光鎮守皖城，自引大軍回許昌。孫權亦收軍回秣陵。權與衆將商議：『曹操雖然北去，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荊州？』張昭獻計曰：『且未可動兵。某有一計，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。』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謀壯志又圖南。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

却說張昭獻計曰：『且休要動兵。若一興師，曹操必復至。不如修書二封：一封與劉璋，言劉備結連東吳，共取西川，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；一封與張魯，教進兵向荊州來，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。我然后起兵取之，事可諧矣。』權從之，即發使二處去訖。

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書，知孫夫人已回東吳。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，乃與龐統議曰：『曹操擊孫權，操勝必將取荊州，權勝亦必取荊州矣。爲之奈何？』龐統曰：『主公勿憂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。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，只推：「曹操攻擊孫權，權求救于荊州。吾與孫權唇齒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張魯自守之賊，決不敢來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荊州，與孫權會同破曹操，奈兵少糧缺。望推同宗之誼，速發精兵三、四萬，行糧十萬斛相助。請勿有誤。」若得軍馬錢糧，却另作商議。』

玄德從之，遣人往成都。來到關前，楊懷、高沛聞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關，楊懷同使者入成都，見劉璋呈上書信。劉璋看畢，問楊懷爲何亦同來。楊懷曰：『專爲此書而來。劉備自從入川，廣布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軍馬錢糧，切不可與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』劉璋曰：『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，豈可不

助？』一人出曰：『劉備梟雄，久留于蜀而不遣，是縱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，何異與虎添翼乎？』衆視其人，乃零陵烝陽人，姓劉，名巴，字子初。劉璋聞劉巴之言，猶豫未決。黃權又復苦諫。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，米一萬斛，發書遣使報玄德。仍令楊懷、高沛緊守關隘。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，呈上回書。玄德大怒曰：『吾爲汝御敵，費力勞心。汝今積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』遂扯毀回書，大罵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龐統曰：『主公只以仁義爲重，今日毀書發怒，前情盡弃矣。』玄德曰：『如此，當若何？』龐統曰：『某有三條計策，請主公自擇而行。』

玄德問：『哪三條計？』統曰：『只今便選精兵，晝夜兼道徑襲成都，此爲上計。楊懷、高沛乃蜀中名將，各仗強兵拒守關隘。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，二將聞知，必來相送，就送行處，擒而殺之，奪了關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後却向成都，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夜回荊州，徐圖進取，此爲下計。若沉吟不去，將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』玄德曰：『軍師上計太促，下計太緩。中計不遲不疾，可以行之。』

于是發書致劉璋，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，衆將抵敵不住，吾當親往拒之，不及面會，特書相辭。書至成都，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書一封，欲令人送與玄德。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，松急藏書于袖中，與肅相陪說話。肅見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與肅共飲。獻酬之間，忽落此

書于地，被肅從人拾得。席散后，從人以書呈肅。肅開視之。書略曰：

松昨進言于皇叔，并無虛謬，何乃遲遲不發？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

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弃此而回荊州乎？使松聞之，如有所失。書呈到日，疾速進兵。松當爲內應，萬勿自誤！

張肅見了，大驚曰：『吾弟作滅門之事，不可不首。』連夜將書見劉璋，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，欲獻西川。劉璋大怒曰：『吾平日未嘗薄待他，何故欲謀反！』遂下令捉張松全家，盡斬于市。后人有詩嘆曰：

一覽無遺世所稀，誰知書信泄天機。

未觀玄德興王業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劉璋既斬張松，聚集文武商議曰：『劉備欲奪吾基業，當如之何？』黃權曰：『事不宜遲。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。』璋從其言，星夜馳檄各關去訖。

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報上涪水關，請楊懷、高沛出關相別。楊、高二將聞報，商議曰：『玄德此回若何？』高沛曰：『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處刺之，以絕吾主之患。』楊懷曰：『此計大妙。』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，出

關送行，其余并留在關上。玄德大軍盡發。前至涪水之上，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：『楊懷、高沛若欣然而來，可提防之；若彼不來，便起兵徑取其關，不可遲緩。』正說間，忽起一陣旋風，把馬前『帥』字旗吹倒。玄德問龐統曰：『此何兆也？』統曰：『此警報也：楊懷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』玄德乃身披重鎧，自佩寶劍防備。人報楊、高二將前來送行。玄德令軍馬歇定。龐統分付魏延、黃忠：『但關上來的軍士，不問多少，馬步軍兵，一個也休放回。』二將得令而去。

却說楊懷、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，帶二百軍兵，牽羊送酒，直至軍前。見並無準備，心中暗喜，以爲中計。入至帳下，見玄德正與龐統坐于帳中。二將聲喏曰：『聞皇叔遠回，特具薄禮相送。』遂進酒勸玄德。玄德曰：『二將軍守關不易，當先飲此杯。』二將飲酒畢，玄德曰：『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。閑人退避。』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。玄德叱曰：『左右與吾捉下二賊！』帳后劉封、關平應聲而出。楊、高二人急待爭斗，劉封、關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：『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謀，離間親情？』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統便喝斬二人。玄德還猶未決。統曰：『二人本意欲殺吾主，罪不容誅。』遂叱刀斧手斬楊懷、高沛于帳前。黃忠、魏延早將二百從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個。玄德喚入，各賜酒壓驚。玄德曰：『楊懷、高沛離間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誅戮。爾等無罪，不必驚疑。』衆各拜謝。龐統曰：『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帶吾軍取

關。各有重賞。』衆皆應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軍隨後。前軍至關下叫曰：『二將軍有急事回，可速開關。』城上聽得是自家軍，即時開關。大軍一擁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關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賞，遂即分兵前后守把。次日勞軍，設宴于公廳。玄德酒酣，顧龐統曰：『今日之會，可爲樂乎？』龐統曰：『伐人之國而以爲樂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』玄德曰：『吾聞昔日武王伐紂，作樂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歟？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！』龐統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，酒醒。左右以逐龐統之言，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。次早穿衣升堂，請龐統謝罪曰：『昨日酒醉，言語觸犯，幸勿挂懷。』龐統談笑自若。玄德曰：『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』龐統曰：『君臣俱失，何獨主公？』玄德亦大笑，其樂如初。

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、高二將，襲了涪水關，大驚曰：『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』遂聚文武，問退兵之策。黃權曰：『可連夜遣兵屯雒縣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劉備雖有精兵猛將，不能過也。』璋遂令劉瑣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點五萬大軍，星夜往守雒縣，以拒劉備。

四將行兵之次，劉瑣曰：『吾聞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號「紫虛上人」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吾輩今日行軍，正從錦屏山過。何不試往問之？』張任曰：『大丈夫行兵拒敵，豈可問于山野之人乎？』瑣曰：『不然。聖人雲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」吾等問于高明之人，當趨吉避凶。』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，問徑樵夫。

樵夫指高山絕頂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見一道童出迎。問了姓名，引入庵中，只見紫虛上人，坐于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問前程之事。紫虛上人曰：『貧道乃山野廢人，豈知休咎？』劉瓚再三拜問。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，寫下八句言語，付與劉瓚。其文曰：

左龍右鳳，飛入西川。雛鳳墜地，卧龍升天。

一得一失，天數當然。見機而作，勿喪九泉。

劉瓚又問曰：『我四人氣數如何？』紫虛上人曰：『定數難逃，何必再問！』瓚又請問時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應。四人下山。劉瓚曰：『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』張任曰：『此狂叟也，聽之何益。』遂上馬前行。既至雒縣，分調人馬，守把各處隘口。劉瓚曰：『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則成都難保。吾四人公議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縣前面，依山傍險，扎下兩個寨子，勿使敵兵臨城。』冷苞、鄧賢曰：『某願往結寨。』劉瓚大喜，分兵二萬，與冷、鄧二人，離城六十里下寨。劉瓚、張任守護雒城。

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，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。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，即日冷苞、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，扎下兩個大寨。玄德聚眾將問曰：『誰敢建頭功，去取二將寨柵？』老將黃忠應聲出曰：『老夫願往。』玄德曰：『老將軍率本部人馬，前